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20-013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卷第二十四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此方儒道二教亦不出此。如莊老皆計自然，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「此方儒道二教」：這是啊，清涼國師說啊，中國，在中國呀，有儒教，道教。儒教啊，就是孔子所提倡的。道教，就是啊，這個老子所提倡的。儒教，就是讀書的。道教，就是啊，一些個隱士，也就是啊，屬於印度那種婆羅門教。「亦不出此」：也啊，沒有出去這個無因，和邪因這兩種。

「如莊老」：就莊子，莊子啊，就是莊周，他啊，也是學老子這個道教的這個法門；老，就是老子。莊子和老子所講的都是講這個「清靜無為」，講這個自然的道理。所以說「皆計自然」：他們都啊，想這個自然呢，是最妙的，是萬物的母，是常啊，是一，是最微妙的。

他們所說的，說，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：這人呢，不是一般的人，這個人就是啊，這個人王。在老子他說，這個世界有四大，這個道大，為什麼說道大呢？道能啊，生一切萬物，道大。他有說天大，天能啊，覆護眾生。又說地大，地能啊，載育眾生。王亦大，他說這個王啊，就是人民的一個國王，那麼他也大。

那麼他大，他應該效法這個地，地能啊，生育萬物，而且還能安靜；安靜啊，所以呀，人王應該效法地那麼安靜，不要急躁。又啊，應該效法天，天呢，能啊，運用生成萬物，所以呀，人王又應該效法天。那麼效法天之後，又應

該效法這個道，道是清靜無為的，令這一切的萬物啊，自生自化，那麼作人王的應該效法這個樣子。那麼又應該呀，合這個自然的道理，不要太勉強了，這是啊，這個道教啊，這麼樣講的。

若以自然為因，能生萬物，即是邪因。若謂萬物自然而生，如鶴之白，如烏之黑，即是無因。

「若以自然為因」：假設你以這個自然的道理作為萬物的因，萬物的母，啊，「能生萬物」：它能以生長萬物，啊，萬物都是從自然生出來的。你若這樣子說的話，這「即是邪因」：這種因呢，就是邪因，不是一種正因。「若謂萬物自然而生」：假設你若說呀，這個萬物它都自自然然而生出來的。

啊，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那個鶴啊，牠自然就是白色的，沒有人呢，叫牠白色的，牠自然就白色的。「如烏之黑」：就好像那烏鴉呀，是黑色的，也沒有人呢，來用這個黑的顏色染牠，牠就變成黑色了，這都是自然而生的。

「即是無因」：也是這樣子說啊，這就是沒有一種因。因為什麼呢？它無而忽有，本來沒有，它忽然有了，這叫無因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21-014

周易云：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者。

這個周易，周易就是周文王，他啊，所呀，定的這個八卦，這個易經八卦，這叫周易。這易呀，有三易，有一個易經叫「連三」，有個叫「龜藏」，有個叫「周易」。周易呀，就周韋，文王啊，他又把它詳細加一個說明。

本來這個易經啊，是伏羲氏畫八卦，這叫龍馬負圖，畫出這個八卦。八卦：

就是乾、坎(☵)、艮(☶)、震、巽(☴)、離、坤、兌(☱)，八卦。乾卦呢，就乾三連；坤卦呢，就坤六斷，這叫乾三連，坤六斷，震仰盂，艮覆碗，兌上缺，巽下斷，離中虛，坎中滿，這是八卦。又變成八八、六十四卦，每一卦又變成八卦，那麼八卦，八八，就六十四卦。

這六十四卦，這是天地間秘密的一個數理，那麼乃至於現在這個電腦，這個 computer，都是啊，由這個八卦生出來的，由這個周易這個數理生出來的。所以現在這個電腦，你問它什麼事情，它都可以答覆你，這是啊，就是這八卦的一種妙處。

那麼現在周易，這個「周易云，易有太極」：周易呀，以後孔子又作的「繫辭」，你讀易經啊，那都有繫辭。怎麼叫繫辭呢？繫，當個「屬」字講，就屬於這卦的一些個辭。又叫「綱繫」，又是啊，這個卦的要緊的一種解釋，一種注解，所以叫繫辭，這是孔子作的。啊，所以說，易有太極，這個太極，你們各位都見過的，各位也都懂，就是那個太極圖。

所以現在這個講學太極拳，太極拳也就從這個太極圖這來的。那個太極呀，就是一種循環無端，兩條啊，這個魚，一個陰魚，一個陽魚，這就是啊，易經上所說的，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。其實這個道理呀，也不是正確的，也是邪因，那麼所以說太極。

「太極生兩儀」：這個兩儀呀，有人知道什麼叫兩儀嗎？兩儀呀，就是天地，也就是男女。這個道理就是那個前邊講那個安茶論師，那個道理。那個道理他不說有一個像金雞蛋似的，像個雞蛋，是金色的；那麼以後斷開了，就是上邊為天，下邊為地，這個天地就是兩儀；這個兩儀，生出兩儀來了。

兩儀，本來生三才的，天、地、人。那麼現在他是對著的，他不說兩儀生三才，他說「兩儀生四象」：四象是什麼有人知道嗎？有人知道什麼叫四象嗎？

現在講這個，不是講老陽老陰少陽少陰，不是的。這是講啊，這個「金、木、水、火」，金木水火這四象，生出金木水火了。

那麼怎麼不說土呢？因為土旺於四季，土旺於四象，這個土啊，它是與這個四象和合的；所以在一年呢，木旺於春，火旺於夏，金旺於秋，那個水旺於冬。那麼這個土呢？土旺於四季，土它也幫著木，也幫著火，也幫著水，也幫著這個金，它旺於四季，四季都有土，所以這是四象。

由這個四象，因為這個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了，所以就生出八卦來。這八卦：乾卦就是純陽，所以它乾三連，那個三橫是連著，這叫純陽；坤六斷，這叫純陰。所以乾卦呀，就譬喻男人；坤卦，譬喻女人；又乾卦譬喻天，坤卦譬喻地。

所以說：「乾為天，天風姤，天山遯，天地否，風地觀，山地剝，火地晉，火天大有」，這是**乾卦的八卦**。

啊，「坤為地，地雷復，地澤臨，地天泰，雷天大壯，澤天夬，水天需，水地比」，這是**坤卦的八卦**。這是八卦，每一卦之中的一卦，和其它八卦都有關係，都有連帶關係，互相通著的，它天地間這個奧妙也都是互相通著的。

那麼他就由這個四象生出八卦，由這四象的道理，又啊，分出八卦。那麼本來這個道理呀，是不容易知道的，在中國這個伏羲氏，他畫的八卦。他怎麼畫出來呢？他就看一個龍，龍，龍馬在海裏出來了，那個身上啊，揹著這麼一個八卦圖，他照著那個畫起來的。然後這麼研究啊，是相生，相剋，這由五行啊，生出來的，由這個四象生出八卦。

所以說，「八卦定吉凶」：由這個八卦呢，就知道這個是好，是不好，是吉祥，是兇，是危險；凶啊，就是危險的。「吉凶生大業者」：這個吉凶啊，

就生出來大的事業。你看，或者這個事業吉，或者這個事業凶，生出啊，很大的這種的業來；有這個吉的大的事業，就是善，你作善呢，就得到吉的大的事業；你若作惡呢，就得到凶的大的事業，就得到這個凶的這個事情發生。

所以在易經說，「作善降祥，作不善降殃」，你做好事，就會得到好的果報；你做不好的事情，就會得到不好的果報，這就啊，這個吉凶生大業。這是在這個儒教裡啊，是這麼說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22-015

太極為因，即是邪因。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即計陰陽變易能生萬物，亦是邪因。若計一為虛無自然，則亦無因。

你若用這個太極來作啊，萬物的因，說萬物都從太極生出來的，這也是一種邪因，也是不正確的。假設你若是說，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：這是啊，易經上所說的，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偏陰偏陽之謂疾，你若是這麼樣說法，「則計陰陽變易」：你就計度，說這個陰陽是變易，由這個陰陽變易，而能生出來萬物，這種的說法呢，也是邪因，也不是正因。

你若再說，說是啊，這個「一為啊，虛無自然」：那麼一切都由這個虛無自然生出來的，那麼這是就等於一種無因的理論。所以呀，這兩種都是不對的。

現在人人都知道啊，這個世界上用的computer，這computer的道理呀，就是從易經生出來的。這個易經啊，在周朝周文王那時候，就會啊，玩這個易經，這個易經的道理他熟的不得了。那時候，所有這個犯罪的犯人，沒有監獄的；誰犯了什麼罪，就在當地上他畫一個圈，在地下畫一個圈，啊，就算你在這個地方站著！或著你在這個地方坐著，等著審問你！這個人就不敢走。

為什麼他不敢走呢？他走到什麼地方，這個周文王都知道，啊，用這個周易來一算，就給算出來了，啊，他到什麼地方，在一個什麼家庭裡頭，他住那個房子是什麼樣子的，哦，前邊有什麼，後邊有什麼，左邊有什麼，右邊有什麼，啊，一點都不錯的。所以那時候，就用這個周易這個電腦那麼控制犯人。現在呢，用這個電腦，也能知道誰犯什麼罪有記錄，啊，隨時就可以查得出來；但是啊，要修出來監獄，在那關著這個罪人；如果不關著，跑了還是找不著，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所以現在這個，這個雖然很妙的，還沒有以前那麼妙！

然無因邪因乃成大過，謂自然虛空等生，應常生故。以不知三界由乎我心，從癡有愛，流轉無極，迷正因緣故，異計紛然。

因為啊，這二十五諦的外道，或者是無因，或者是邪因，「乃成大過」：這個在這個人這種啊，迷與覺之間呢，是有一種大的過錯。如果若是無因和邪因這樣子是對的話，所說的「自然」呢，虛空啊，這等等的說法，「應常生故」：啊，應常常的生。好像這個人呢，是從虛空自然生出來的，也不需要父親、母親，啊，就生人；那麼眾生的菩提性啊，也是自然生出來的，也不必修行，那麼就得道，這是啊，完全是錯誤的。所以呀，說這個這是一個大的過錯，那麼不可以的。

「以不知三界由乎我心」：因為啊，這個外道，他都是啊，在心外求法，所以叫外道。那麼佛法、眾生法、心法，這三無差別。那麼這個外道啊，他不知道一切法都是從心裏生出來的，所以呀，向外馳求，到外邊去找道去。所以才說，因為他不知道這個三界由乎我心，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；這三界是唯心所現，是從心裡呀，生出來的。

所以說啊，「三界唯識，萬法唯心」，那麼這個識，也就是這個心，心也就是識，所以呀，說，由乎我心。

「從癡有愛」：這個癡啊，就是個無明。因為有這個無明了，所以呀，就顛倒；所以顛倒，就啊，認是為非，認非為是，顛倒黑白；黑的，他認為是白的；白的，是黑的。為什麼？就因為這個無明啊，生出來了；生出有這種愛，這個愛呀，就是我們人墮落的一個根本，人人都放不下這個愛。

啊，由這個無明，生出這個行；行，又有這個識；有識，就有了名色；有名色，就有六入了；有六入，就有觸；有觸，就有受；有受，就有愛；愛，而啊，就生出個取；取呢，就又生出個有來；有，就又生出個生；生，就變成一個老死。那麼這個呢，從這種因緣來說，這是個正因緣。

外道，他又是說從冥諦，啊，生出覺，覺又生我心，這就是個邪因，他根本就錯了。因為他根本錯了，所以呀，就越跑越遠。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三界呀，都是從人心所造成。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從人心造成。啊，人心怎麼造成啊？因為這個無明生了，以後這個愛等等的。

「流轉無極」：外道所講的這個二十五諦，他們以後又說，自然，有梵天等生；又或者時、方了，那種種的外道那麼計較，這就是啊，啊，錯了，不是啊，這麼回事。就因為從無明啊，流轉無極，到這個極點了。

「迷正因緣故」：把這個正因緣呢，他們都失去了，不明白了。所以「異計紛然」：啊，這個說是這樣子，那個就說是那樣子；這個也立一個宗，那個也立一個派，就是啊，出了九十六種外道啊，和這個這十一個宗的這個論師。啊，但是啊，他們這些宗的論師啊，都各執己見，都認為自己是說的對的，沒有認為自己說的不對，所以這就異計紛然。你就說你那個對，我就說我這個對，互相啊，啊，互相來辯論，互相爭執，爭執啊，總也不能停止。

安知因緣性空，真如妙有。

「安知」：就是啊，他不知道？他不知道這個「因緣呢，性空」，緣生無性，所以性空了。那麼真如啊，才能生出妙有來，這個他說一切邪因呢，無因，完全都是錯誤的，那麼從真如生出來，這才呀，顯出這個妙有的這種妙性。那麼外道的他對於這個真如妙啊，這種的道理呀，不知道，所以他那個教啊，立不住。那麼「真如妙有」：這就是啊，一種實教的道理。那麼他也可以說空，也可以說有，空有啊，是不二的；那麼空有不二啊，這就是圓教的道理。所以外道啊，他不明白這種的圓融無礙的道理，所以就異計紛然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23-016

言有濫同釋教者，皆是佛法之餘，同於涅槃盜牛之喻，乳色雖同，不能善取醍醐，况捭驢乳，安成酥酪。

「言有濫同釋教者」：有的人呢，這個外道論師啊，他說他和佛教是一樣的，啊，沒什麼分別。在中國就有這麼幾句話，說，「紅花，白藕，青荷葉，三教原來是一家」，他說這個蓮花開呀，是紅色的；那個蓮藕啊，是白色的；蓮花葉子啊，是青色的；這就是啊，表示這三教是一家。

那個蓮花，啊，是從那個蓮葉那生出，蓮葉是從那個蓮藕那生出來的；那麼雖然顏色不同，啊，但是它根本呢，都是一個的，這是啊，在中國有那些個外道啊，就是這樣講，所以說，佛也是道，道也是佛，佛道研究會。那麼這個也可以說是，啊，牛就是馬，馬就是牛，牛馬也變成一堆。

那麼所以這說濫同釋教者，就是啊，濫，濫它就是本來不是，他說他也是；就是印度這些外道啊，當時也說啊，他和這個佛教沒有什麼分別，甚至他比佛教還更高。那麼這就是啊，不明白法的，他這麼亂講，所以說言有濫同釋教者，有啊，他自己，哎，拿佛教的理論來他講一講，他說他也就是佛教了。

在中國這一類的這個人太多了，啊，說三教是一家，儒釋道三教一家。那麼但是道教呢，他不供佛像；佛教呢，也不供道教的這個像；他說是一樣的，但是做起來還是不一樣，言有濫同釋教者。

「皆是佛法之餘」：這個餘呀，怎麼叫餘呢？就是外邊，就是在佛法的外邊，也就是外道。啊，「同於涅槃盜牛之喻」：好像啊，涅槃經啊，盜牛那個譬喻似的。「乳色雖同」：這個乳的顏色，雖然是一樣的，「不能善取醍醐」：你若不曉得這個方法的，你就啊，不會製造醍醐。「况抨驢乳，安成酥酪」：况且那個驢的那個乳啊，不可以成這個酥啊，是生酥啊，熟酥啊，和這個酪，不能成酪。

怎麼涅槃經啊，涅槃經啊，這是迦葉菩薩問釋迦牟尼佛，說這個出世間法，和世間法有什麼分別？佛法，和啊，世間法，啊，又有什麼分別呢？佛，說是啊，佛法是啊，這個常的，是不變的。那麼但是啊，世間法，他們也說呀，這個大梵自在天之類的也都是啊，常，也都是不變的，這有什麼分別呢？

所以佛呀，就給他舉出說有好像一個長者，有一般牛，有一幫牛啊；這幫牛啊，用一個檜木，牛的人，會啊，製造這個乳啊，酪呀，醍醐啊，啊，都可以造；等啊，旁人把這牛給偷去了；啊，偷去了，但是他不會造醍醐，不會造這個乳酪。這就好像啊，一樣的法，那麼在佛說出來呢，就是醍醐妙味，就是甘露法。外道啊，他偷去了，也是這樣說啊，但是沒有這個味道。

廣明異計，如瑜伽第六，顯揚第九第十，婆沙十一十二，及金七十論說，中百等論亦廣破之。

「廣明異計」：若是啊，想多一點知道這個異計，這個道理，你可以呀，看一看這個「瑜伽第六」：瑜伽論呢，第六；和這個顯揚論第九、第十，和婆

沙論呢，十一、十二；再和這個金七十論說，那裡邊也說。「中百等論亦廣破之」：在中論呢，百論呢，這裡邊呢，也說的很多啊，是破這個外道這個異計的這個道理。

今但說正因緣，已總破諸計，是知佛法之淺淺，已勝外道之深深。

「今但說正因緣」：現在啊，只說一個，僅僅就說一個正因緣，這個因緣呢，性空這個道理，「已總破諸計」：已把這個外道這一切的計度，用這個虛妄的思想，來計度這種道理，都給他破了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你就知道「佛法之淺淺」：在佛法裏邊呢，很淺的道理，淺而又淺的這個道理，「已勝外道之深深」：已經啊，勝過去外道啊，他所那個所說的最深的道理。好像冥諦，他就啊，認為是最深了，這是最妙了，啊，那麼結果還是不對。所以呀，已經啊，把它那個最奧妙的道理，也都給超過去了。

三法無去來宗，謂大眾部等，說有現在，及無為耳，其過未之法，體用俱無。

第三呢，這個法，沒有過去，沒有未來，就說現在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是說這個「大眾部等」：等啊，等於其它的這個七部。其它七部啊，偈上寫是八部，八部：第一就叫大眾部；第二呢，這個雪山轉部；第三呢，就是雞胤部；第四呢，制多山部；第五呢，西山住部；第六呢，北山；第七呢，法藏部；第八，叫飲光部，這個大眾部等啊，就等於其它的那七部，所以加一等字。

這是說的什麼呢？說這個說的「有現在及無為耳」：說這個法只有現在，啊，和無為法。那麼至於過去的，未來呀，這法，「體用俱無」：它也沒有一個法體，也沒有一個法的用，所以說體用俱無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24-017

四現通假實宗，謂說假部，就前現在之中，法在蘊為實，在界處為假，其成實論經部師即是此類。

第四宗啊，叫「現通假實宗」：啊，這個現，現在；假，就是虛假；實，就是實在。他這個宗啊，實在裏頭又有假，假裏頭呢，又有實在，他說。他所說的這個「假部」。「就前現在之中」：他是啊，就著前邊說這個法只有現在啊，這地方。「法在蘊為實」：這個法呀，若在這個五蘊法裡頭，是實有的，實在的。五蘊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

若在這個界處呢，就為假；界，就是十八界；處，就是十二處。十二處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叫十二處；再加上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聲識、意識，再加上六識，這又叫十八界。在這個十二處和十八界來講呢，這個法就是假的。

「其成實論經部師」：在這個造成實論那個經部師啊，「即是此類」：就是這一類的。那麼造成實論呢，是這個就是前邊講那個數論的他的弟子。他的弟子呢，造這個成實論，以後就出家了，做佛的弟子，那麼他啊，所說的這就是啊，這一宗的，和這一宗是一類。

五俗妄真實宗，即說出世部等，謂世俗是假，以虛妄故，出世反上。

「五俗妄真實宗」：俗，俗妄，就是世間法；真實，就是出世法；世間法，就是虛妄的，所以叫俗妄；出世法是真實。那麼這第五宗啊，他用這世間法，和出世法，來立出一個宗來。他說呀，「出世部等」：這個出世啊，這種法門呢，就是啊，世俗；出世啊，這個法門呢，裡頭也包著世間法。

他說，世俗的法，就是假的，因為他虛妄不實在。「出世反上」：這個出世法呀，是真的，因為啊，它是實在的，它是真實的。那麼世間法的快樂是暫時的，**出世間法的快樂是永遠的**，所以他說出世反上，出世啊，這個法，和前邊所說這個世間法，是不同的。

六諸法但名宗，謂一說部等，一切我法唯有假名，無實體故。

前邊說是啊，虛妄真實宗，世間法就是虛妄的，出世法是真實的；虛妄的就是沒有，真實的就是有。那麼這種的理論呢，也有矛盾的地方。為什麼呢？世間法既然沒有，出世法也應該沒有；世間法是虛妄的，出世法怎麼又可以**是真實的**？既沒有世間法，又怎麼會有出世法呢？

所以這個第六啊，就是但名宗，這第六的論師立這個宗啊，就說「諸法但名宗」：諸法呀，是僅僅有個名字，**「但有假名都無實義」**，沒有什麼真正的這個義理，所以叫啊，諸法但名宗。他這說的「一說部等」：這個所講的這個經啊，所說的，所立的這個宗啊，那麼你**世間就假，出世啊，也是假的**，所以說但有假名都無實義。

「一切我法唯有假名」：所有一切的我，和法，只有一個假名而已；「無實體故」：為什麼呢？你若追究它，沒有一個實在的體性。所以呀，這個但有假名都無實義。

前邊所說這個六宗啊，這是屬於小乘的，屬於小教的，在這個判教裏頭，它們都屬於小教。

佛法不離世間法，所以六祖大師才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；離世覓菩提，猶如求兔角」，為什麼說佛法在世間呢？因為佛法在世間，我們人人都有份學習佛法；如果佛法不在世間，跑到天上去了，我們人想學佛法就沒

有地方去學去了。什麼是佛法？就是世間法的反面。什麼是世間法？也就是佛法的反面。

所以你若想覺悟了，那說的明明白白，說，「不離世間覺」，你不要離開世間呢，另外找一個「覺」去；就是在這個世間，就覺悟這個世間，這叫「在事省事出世界，在事迷事墮沉淪」，所以說啊，不離世間覺。「離世覓菩提」，你離開這個世界去找菩提去，「猶如求兔角」，那就好像啊，在那個兔子頭上啊，找犄角一樣，是無有是處的。

佛法怎麼在世間呢？因為佛呀，是在世間成佛的，佛不是啊，在天堂成佛，也不是在地獄成佛，也不是在餓鬼道成佛，也不是在畜生道成佛，那麼在呀，這個人間成佛。所以呀，佛既然在人間成佛，那麼你不在人間修持佛法，啊，你想離開人間去修佛法，這是啊，無有是處的。

那麼這個佛法呀，本來是最好的；最好裏邊呢，也有麻煩！所以佛的弟子，就立出這麼多個宗來，各是其是，你立的空有宗，我立的，哈，空無宗；你立這個宗，我就立那個宗；啊，這變成啊，就有了問題了！不單佛法是這樣，就世間法也是這樣子。

佛法就是世間法，好像這一個國家，立出一個政府來，這政府立出一些個法律，是叫人不犯法的；啊！這叫人不犯法，這個人呢，偏偏要犯法。以前他沒教的時候，這個人不知道犯法是什麼？啊，你教他不犯法，他變成他覺悟了，覺悟什麼？他覺悟一定要犯法。

人呢，是一個很奇怪的一種動物，你不教他做那個事情，他一定要做；也就好像啊，他們那個說吃善惡果子啊，那個上帝不叫他吃，啊，他一定要吃，啊，這很奇怪的。不過，我們學佛法的人，在無論到哪一個國家，我們一定啊，要遵守這國家的法律，要啊，教化一般人也遵守國家的法律；那麼然後

啊，這個世界沒有麻煩了，人人都遵守法律，就沒有戰爭，沒有許多的麻煩，這就是啊，真正的佛法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25-018

七三性空有宗，謂徧計是空，依圓有故。

第七啊，是這種三性，三性是什麼？就是徧計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。怎麼叫徧計執性呢？譬如晚間走路，啊，見到一個黑影子，前邊有一個黑影子，這就想，哦，這個黑影子一定是個鬼！怎麼叫徧計呢？徧計呀，他在這個一秒鐘的時候啊，就想了很多，啊！那是個人？不是，人不會那麼黑的。那是一棵樹？啊！他怎麼動彈了？一定是個鬼了！就想了很多，這叫徧計；徧計呀，就在這個一秒鐘的期間呢，把這所有啊，這種的思想，去想來想去呀，這個計度，計度這是什麼？

啊，結果到了前邊呢，啊，到了接近，原來是個木頭在那地方！這叫依他起性了，依著這個木頭，就起了徧計執性。所以說，「徧計是空」：這個徧計呀，是空的。「依圓呢，有故」：那麼依他起性啊，這是因為啊，依照有這個東西，所以這是有。那麼圓成實性，啊，圓成實性的時候，啊，又是啊，也不是有，也不是沒有，所以這叫啊，「三性空有宗」，這是第七。

八真空絕相宗，謂心境兩亡，直顯體故。

前邊這個第七呀，這個三性空有宗，又有一個名稱啊，就叫啊，應理原始宗。第八，「真空絕相宗」：又有一個名稱啊，就是「勝義俱空宗」。真空絕相宗，「**真空無人我，大道無形象**」，所以叫絕相；絕相，就是沒有相。真空，這個真空啊，「心境兩亡」：心也空，境也空了；也就是啊，人也空了，法也空；內也空了，外也空了；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。

也就是啊，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這叫啊，心境兩亡。「直顯體故」：直顯呢，這個法體；這個法體呀，就是真空，所以叫真空絕相宗；啊，又叫勝義俱空宗，這個勝義也空了。

九空有無礙宗，謂互融雙絕，而不礙兩存，真如隨緣具恆沙德故。

前邊那個是真空絕相宗，勝義俱空宗，啊，心境兩亡，顯露啊，這個法體。

現在呢，這又叫「空有無礙宗」：空不礙有，有不礙空；真空就是妙有，妙有就是真空，真空不空，所以叫妙有，妙有非有，所以叫真空。這種的境界，是啊，「互融雙絕，而不礙兩存」：本來兩個沒有了，啊，又兩個都有。

「真如隨緣具恆沙德故」：怎麼叫互融呢？因為這個有啊，就是空的有，就是「空」的有，不是「有」的空。空呢，即是有之空，在那妙有的真空，妙有中的真空。因為空是又的空，所以說這個空的時候，就包括這個有了；若說這個有的時候呢，也就包括這個空了，所以呀，叫互融。

怎麼又說雙絕呢？這是說的，「有」就是「空」，所以呢，這個這個「有」又沒有了；「空」就是「有」，所以這「空」也沒有了。那麼「空」也沒有，「有」也沒有了，這叫啊，雙絕，沒有了。

可是啊，雖然雙絕沒有，但是還互存，兩存，啊，互相無礙。因為它不壞本相，雖然那「空」沒有了，「空相」也不壞；雖然那個「有」沒有了，可是那個「有相」也不壞；它不壞那個空有二相，所以呀，這叫兩存。

那麼講這個真如，真如它是隨緣的；雖然隨緣，它可啊，不變；雖然不變，它還隨緣。啊，所以呀，具恆沙德故，因為這個真如的本體呀，它具足恆河

沙數啊，那種的妙德的緣故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26-019

十圓融具德宗，謂事事無礙，主伴具足，無盡自在故。

前邊第九啊，那是講的事理無礙，事不礙理，理不礙事。

現在這個第十呢，講的是事事無礙；事理雖然可以無礙，但是事事也無礙，所以呀，是「圓融具德宗」：圓融，怎麼叫圓融呢？圓融就是啊，沒有障礙，就是沒有障礙，具足啊，萬德；具足萬德，所以呀，叫圓融具德宗，它是啊，說的事事無礙境界。

主伴重重無盡，「主伴具足」：主也無盡，伴也無盡，主伴具足無盡。「無盡自在故」：也啊，啊，這種的境界，那是太呀，快樂了，沒有再呀，可以比的了，所以說無盡自在故。

然此十宗，後後深於前前。前四唯小，五六通小大，後四唯大乘。七即法相宗，八即無相宗，後二即法性宗。又七即始教，八即頓教，九即終教，十即圓教。

又第七亦名二諦俱有宗，謂勝義真實故不無，世俗因果不失故自有，如深密瑜伽等。

「然此十宗」：前邊呢，所講的十宗，「後後深於前前」：那麼一開始啊，是很淺的，那麼一個宗比一宗啊，就深一點，所以叫後後深於前前。「前四唯小」：在前邊那四個宗啊，是小乘，啊，不單叫小教，而且是小乘。「五六通小大」：這五六這兩宗啊，是啊，也可以說是小乘，也可以說是大乘。

所以呀，在前邊這六宗啊，是屬於小教。「後四唯大乘」：後邊的四宗啊，這都屬於大乘。

在這個第七這個宗，第七這個宗，就是啊，三性空有宗，第七，它屬於啊，始教，是大乘的一個開始。第八呢，就是頓教，真空絕相宗，屬頓教。第九呢，就是終教，屬於終教，大乘的終教。第十呢，就是啊，圓教，屬於啊，這個圓教了。

「又第七亦名二諦俱有宗」：這個第七呀，又叫這個二諦，就是空有二諦；俱有宗，都有。那麼為什麼叫二諦俱有宗呢？這說的「勝義真實故不無」：這個勝義呀，是屬於真實，是真實，所以不能說它沒有。

「世俗呢，因果不失」：這世俗呀，所以因果一定是存在的，不會沒有的。所以呀，說，「故自有」：那麼所以說呀，這個真諦，和俗諦，俱有。「如深密瑜伽等」：好像那個深密一切等啊，經上說的道理是有這個意思。

那麼這啊，前幾天，或者半個月以前吧！來這個一個大教授，什麼(那萬達學院的教授)，這個教授是越南的法師，在印度住了很久。那麼他是越南的人給他拿的錢環遊世界；因為在印度啊，不許可在印度本國用本國的錢呢，來買飛機票，所以呀，他用在這個法國，是不是在法國？是越南人呢，給他買的飛機票，那麼他環遊世界。

這一環遊世界啊，就跑到我們這個世界裏頭來了，到我們這個世界一看呢，他說和其它世界完全不同的。那麼其它這個整個世界各處的佛教啊，哪地方也沒有我們這麼認真修行。所以他這回回去寫了一封信呢，來謝謝我們這的各位比丘，比丘尼對他這麼好招呼他。

那麼又是很讚嘆呢，我們這個道場，說我們這個道場啊，不論是大人呢，是

小孩子，都很精進的。啊，所以呢，這個他是很佩服，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，向大家來講一講。

第八亦名二諦雙絕宗，謂勝義離相故非有，世俗緣生如幻故是無。如掌珍頌云：真性有為空，如幻緣生故；無為無有實，不起似空華等，即般若三論中一分之義。

也名叫「二諦雙絕宗」：這個真俗二諦都沒有了，也沒有真諦，也沒有啊，俗諦。「真不立妄本空，有無俱遣不空空」，所以呀，雙絕也就是俱遣，真也不要了，妄也不要了，所以呀，這叫真俗二諦呀，雙絕，都沒有了，這個宗旨。他怎麼這樣說呢？他說呀，「勝義離相」：這個真實義是沒有相的；沒有相，所以它就啊，你若說它是有，是不對的，是沒有的，「故非有」。

「世俗緣生」如幻，故是無：這個世間這個俗諦，這是從因緣生，從因緣生；從因緣生啊，它是一種虛妄的，啊，虛幻不實的，沒有自體的，所以呀，也就是沒有。前邊那個勝義是沒有，這個虛妄的也不存在了，所以這叫雙絕。

「如掌珍頌云」：好像呢，清辯論師所造的這個掌珍頌所說的。「真性有為空」：說這個真性啊，它不是有為的；不是有為的，所以就是空的。「如幻緣生故」：那麼真性是空的，這個妄呢，虛妄。這個緣起的虛妄性啊，啊，也是沒有的，緣生啊，無性。

「無為無有實」：你若講到這個無為，講到勝義，勝義是無為了；無有實，也沒有一個實體。「不起似空華」：也好像空中那華呀，啊，水裏頭的月一樣的，沒有實體的，只不過是虛妄所現。

「即般若三論中一分之義」：這是啊，這個般若三論裏頭啊，有這個四諦；四諦呢，這個四諦品呢，在這個四諦品，前邊那個四諦品呢，就是「以空遣

有」，用這個空啊，遣有，所以空有啊，都沒有。在那個四諦品的中間呢，又「以空立有」，用這個空啊，來立有。所以呀，在這個所說的道理呀，就是這個四諦品呢，裏邊的以空遣有這個道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27-020

九二諦無礙宗，如維摩法華等，義如前顯。

第八呀，這講的真俗雙絕。現在呢，第九又是真俗雙有，但事它不說雙有，它說無礙，這個真不礙俗，俗不礙真；所以這叫「真俗無礙宗」。

這個怎麼叫真俗無礙呢？它就是在這個真上，就具這個俗諦的道理；就在這個俗諦上，它也具啊，真諦的道理；這叫啊，真俗互相無礙，這種的道理，也是啊，很平常；說這個真俗是兩個，實際上它是一個；真不離俗，俗不離真，啊，真俗是圓融無礙。

那麼我們不要講這個真俗，我們講這個手，我們人這個手你說是一個，是兩個？這是一個手，是兩個手？人人都說，喔，這是一個手。那一個手，就有手背，有手面，啊，有手心，有手背；手心、手背，這就啊，等於真俗二諦。

那麼所以真俗這兩個道理，它本來是離不開；你明白了就是真，不明白就是俗。好像這個手，啊，你若會用它，就可以拿東西；不會用它，啊，或者有一種風溼病了，想用它，它也不會拿東西，這沒有用。這個真俗二諦呀，和這個道理，雖然不能完全相似，你呀，若是明白這個道理，可以呀，也就能明白這個真俗無礙，二諦無礙這種道理。

這種道理，是啊，「維摩經」：就是那淨名經。「法華經等」，這兩部經啊，說的都是這個真俗無礙的這個道理。「義如前顯」：在前邊呢，已經講過很

多這個道理了。

我們修道啊，能修到不識不知，無思無慮，到這種境界上，就能啊，明白一點一點的道理。今天在請法的時候，啊，我雖然閉著眼睛，但是我看見他轉了兩轉，他自己呀，就說是三轉。為什麼他這樣子呢？因為他無心了，根本他也不知道轉幾轉？大約轉了兩轉，啊，他說三轉。

為什麼要轉呢？這是啊，佛教的制度，右繞三匝，向右邊走啊，那麼三轉，那麼這是啊，佛教的一種禮儀。你若能把這個禮儀忘了，這啊，得到一種三昧，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站不知站，臥不知臥，行、住、坐、臥都在這三昧之中！這叫啊，「行也禪，坐也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；縱遇鋒刀常坦坦，假饒毒藥也閑閑」，這是永嘉大師說的。

說行啊，也是參禪；坐啊，也是參禪；行、住、坐、臥呀，都照顧話頭，就在那個三昧之中；體安然，那個本體呀，是安然的。在這個時候，假設有人拿把刀，把你頭給割下來，也沒有什麼問題，也不知道痛。就是吃毒藥啊，也沒有什麼問題的，啊，假饒毒藥也閑閑。譬如有人呢，用毒藥來想毒死你，**你能常在定中啊，它那個毒藥都不發生作用。**因為你呀，心裏的毒已經沒有了，所以呀，外邊的毒啊，也沒有辦法你！

啊，說這個沒有什麼科學的根據，不錯，這找不出來科學的根據，但是，這也是一種啊，真理！好像在中國的初祖，印度的二十八祖，到到中國來。他到到中國呀，那個菩提流支，就用毒藥啊，想要毒死他，給他毒了六次；啊，最後那個毒藥把石頭都給燒壞；那麼但是啊，達摩祖師還沒有被他毒死，毒了六次！

菩提流支也是印度來的，為什麼他要毒死達摩大師，達摩祖師？就因為當時，啊，他若不死，就顯不出來這個菩提流支這種的高來了；因為有他，啊，一

般人就相信這個菩提達摩，啊，不相信菩提流支。啊，所以他用盡方法想把他毒死；結果啊，也沒有辦法，那麼這證明啊，假饒毒藥也閑閑這句話是真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28-021

然十宗五教，互有寬狹；教，則一經容有多教；宗，則一宗容具多經，隨何經中皆此宗故；若局判一經以為一教，則抑諸大乘。

在前邊呢，所講的十個宗，那麼本來是講九個宗，因為第十個宗啊，是沒有哪一個宗可以和它來呀，比的，所以呀，就沒有這個提第十宗。

「然十宗五教」：前邊所說這十宗，那麼判為五教。「互有寬狹」：這個本來這個十宗包括五教，那麼這個意思啊，是相同的；那麼為什麼不說這個五教，而又立出十宗呢？因為這個「教」啊，是斷證，講的位次。這個「宗」呢，它啊，有一種分別，所以互有寬狹。

「教」：講到這個教啊，「則一經容有多教」：在一部經啊，就有的具足五教的，那麼所以呀，則啊，一經容有多教。這個講起「宗呢」：這個宗，「則一宗容具多經」：或者這一個宗啊，啊，就可以包括很多的經典。前邊那是一個教通，啊，通於諸經。那麼這個是宗通，宗啊，啊，也是通於諸經。

「隨何經中」：隨便你呀，啊，提出來哪一部經裏邊的道理，「皆此宗故」：那麼都是啊，這個宗啊，所包含。「若局判一經」：你若單單的僅僅就判一經啊，「以為一教」：作為啊，這一個教，「則抑諸大乘」：這樣子呢，這個大乘啊，你就把這個大乘壓抑呀，變成小乘了，所以不能這樣判。

又夫立教必須斷證階位等殊，立宗但明所尚差別。前之六宗，執法有異，故

分六宗；斷證次位，不離八輩，合為一教，餘義如前立教中辨。

有人知道這個八輩是什麼嗎？

「又夫立教」：又啊，夫，這個夫啊，是個虛字；又說這個立教的這種的道理，「必須斷證階位等殊」：那麼這個教裏頭啊，它是有啊，分這個果位；你斷一分無明，就證得一分法身；你斷見惑，就證初果；斷思惑，欲界的這個九品思惑，你斷前六品，這就是二果；所以呀，又有果位的；這個皆位，就是啊，一個階級一個階級；等殊，它啊，不一樣的。

好像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等覺、妙覺，這個五品弟子位，這都是啊，階位。有這個五品弟子位，這就是啊，叫「外凡位」，十信呢，叫「內凡位」，這都啊，有這個階位等次；殊，殊啊，就是不同；這是教，有這個這種分別。那麼「宗呢」：宗啊，就是「說明了這個所尚的這個差別」：所尚啊，就是所崇尚，就是它是重要的；「差別」：它這種分別。

「前之六宗」：前邊呢，最初那個六種的宗，「執法有異」：他們所執這個這種法呀，都有法執；有異，有的說，是空有的；有的說啊，空無的；有的有，沒有法執了，有我執；有的呀，沒有我執，有法執。所以呀，前邊這個執法有異，那麼各執己見，每一個人呢，有他自己的見解，有異。

「故分六宗」：所以呀，前邊分出六宗，其實這六宗啊，都是屬於小教的。「斷證次位」：他們所斷證次位。這個次第的位置啊，「不離八輩」：就是啊，初果向、初果；二果向、二果；三果向、三果；四果向、四果；那麼這有四向，四果，所以呀，叫八輩。這個小教所證得的果位呀，就是啊，限定在這個八輩這個階位裏邊，不會再啊，高過這個八輩。

「合為一教」：所以呀，把它這六宗合成一個小教。「餘義如前」：那麼其

餘的這個義理呀，好像前邊「立教中辨」：那個立教那個裏邊呢，所說的那個道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29-022

第二顯別宗者，一切諸經各自有宗，今此別明此經宗趣。

我們研究佛學的人，必須要啊，真正明白了這個佛學的道理，這才算。不是啊，說一知半解，知道一點點，或者明白一半，這就是啊，懂了佛法了。那麼必須要啊，知道「通」，知道「別」。這個通，就通於諸經；別，就是別於此經。

那麼現在這個第二啊，是「顯這個別宗者」：明白顯示出來這一個經的宗旨。那麼在「一切諸經」：所有的經典，都有它的宗，所以說「各自有宗」。若沒有這個宗趣，那麼這個經啊，就沒有什麼用處。

好像這個法華經，就以這個「一乘因果」為宗。

涅槃經，它是以「佛性常住」為宗。

這個維摩詰經，就是以「事理無礙」為宗，它五教都具足的。其餘這個般若經，和涅槃經，也具足啊，這個五教；但是這個維摩經，它呀，以這個「事理無礙」為宗，它就不通這個於三性空有宗，三性空有宗啊，它就不通，和它不相合。

那麼說啊，一切諸經，所有的這一切經典；各自有宗，每一部經都有它自己的這個宗旨。所以你講經，你必須要先認識這一部經的宗旨；你若連它宗旨都不認識，那就沒有法子講。

「今此別明此經宗趣」：那麼既然一切諸經都有它的宗旨了，各自有宗了，

那麼現在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啊，它當然也有它的宗趣了。所以現在呀，是明白顯示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這種宗趣。

楞伽云：一切法不生，不應立是宗者，斯言遺滯；若無宗之宗，則宗說兼暢。

有人懂這個遺滯嗎？遺滯是個什麼意思？為什麼問你們各人知道不知道？這個聽經啊，研究佛學呀，不要盡聽這個法師講，這個法師有的時候啊，甚至於他不講；那麼他若不講，這個道理你們就都不懂啊！這要啊，自己研究！自己已經懂了，再聽一聽啊，這個法師講的這個意思，和自己這個意思是不是相合？那麼這相合呢，就自己已經啊，明白這個經，這個法了。

不是一定要聽過講之後才明白，那很多經啊，不用聽講，都明白。那麼你盡等著人家一口一口的來餵，餵飯吃，那就是小孩子才等著人來餵奶呀，餵飯吃；啊，長大了，就應該呀，自己知道吃飯，那麼自己就可以研究了；不要等著，或者法師沒有講的，那麼我就知道了？沒有講的我也知道，講的我也知道了，這樣子才是一個研究佛法的人。

現在主要啊，就是他說遺滯這句話，這就接著上邊這個意思；上邊這個楞伽，楞伽經，楞伽經本來是一部啊，禪宗的經，就是在那個楞伽山那說的。這個山呢，是人到不了的；佛呀，和弟子，到那地方說這部經。

那麼在這個經上說了，說「一切法不生」：一切法呀，無所生；它若有生，就有滅。因為法不生，也就可以說一切法沒有，沒有了。「不應立是宗」：法都沒有了那麼你又立一個什麼宗呢？啊，這才是多事！根本就沒有宗，你立它幹什麼？連法都沒有！你立的一個什麼宗？那麼這楞伽經上這麼說的。

那麼這個人呢，就提出這個問題來，說，就說你立這麼多宗，法都不生，不

生即是沒有！「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」，說不出來的，那麼又立的是一個什麼宗呢？那麼這個因為恐怕有這樣人來問難呢，這個前邊所說這個道理都是怕人問難，都是怕人來故意來找麻煩，啊，沒有這麼個道理就講出這麼道理。這也是啊，怕人提出這個楞伽經啊，這一句經文，他說，一切法不生，不應立是宗啊？不應該立這個宗啊！這個「者」：這個者字啊，就說的這個意思。

「斯言遣滯」：說，為什麼楞伽經上這麼樣說啊？這你要明白，這句話是叫人呢，破人的執著的，叫人沒有執著，沒有啊，執著這個「宗」啊，或者執著這個「說」。宗，就是參禪這叫宗。那麼這個宗呢，這個宗是，在這，這是個宗旨，不是啊，宗門，不是禪宗。那麼「說」，說呢，就是講經說法。

這「宗通說不通，如日被雲矇」，說你宗，明白了；你說，不明白，你不會講，你單單的會參禪，啊，參的你明白道理了，但是你會講，這叫說不通，啊，說你不明白。如日被雲矇，就好像那個太陽啊，被這個雲給遮上了似的。

「宗通說亦通」，啊，你呀，參禪也有功夫了，你這個講經說法也會講了，這叫宗通說亦通。「如日處虛空」，就好像那個太陽光啊，在空中啊，萬里無雲那個樣子，啊，萬里晴空啊，那麼這個宗通說亦通。

那麼你若是立這個宗，你就執著這個宗上了，所以呀，楞伽經才說，叫人不立這個宗。其實不是不立，就是啊，叫人破這個執著。這個滯呢，滯，就是壅塞不通的，就是令人這個心呢，這種愚癡的執著心呢，要破了它。

「若無宗之宗」：那麼假設你若立出無宗之宗，啊，無宗之宗就是無所執著，有而，有若無，這無宗之宗。「則宗說兼暢啊」：你這樣子啊，就是宗也通，說亦通了，你沒有所執著，就是你明白這個佛法了。

上人開示：

在今天早晨呢，我想告訴你們，做什麼事情都小心一點，但是啊，想告訴想告訴啊，又想不起來，我忘了？這是一種啊，啊，這什麼？啊，這個魔王也很厲害，魔王這個法啊，和佛法差不多，那麼每一個人都小心一點！我覺得這個魔王，不願意我們這個道場啊，平安，所以呀，他就給一點麻煩！

我們大家每一個人呢，都自己照顧自己，不要盡打妄想！不要啊，盡生了一些個這個妄念，和這個欲念，那麼這個魔呀，他會沒有什麼辦法的，那麼各位呀，要注意這一點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30-023

略以二門分別，先敘異解，後申今義。

前中略舉十說：

一衍法師以無礙法界為宗。

二裕法師以甚深法界心境為宗，謂法界門中義分為境，諸佛證之以成淨土，法界即是一心，諸佛證之以成法身。是故初品中云：無盡平等妙法界，皆悉充滿如來身。末後明入法界品，故知唯以法界為宗。

「略以二門分別，先敘異解，後申今義」：略，就是啊，不詳細，說的很簡略的，就是舉出來一個大綱，主要的大綱說一說；若是詳細來研究嘛！那就要自己用一番的工夫。所以說，略以二門，簡略的用兩種門來分別。這兩種門是什麼呢？先敘異解，先呢，就敘述出來呀，這個不同的講法，不同的宗旨。後申今義，那麼最後啊，才呀，申明了現在這個經啊，的道理。

前中略舉十說：在前邊呢，那個裏邊，就是所講的那個十宗，我們現在呀，再略舉出啊，有十種的宗的說法。

第一，「衍法師」：這以前都講過了，「以無礙法界為宗」：這個衍法師他所立的這個宗旨，就是以呀，無礙法界，法界無礙，為它的宗旨，這是啊，衍法師。

第二呢，是「裕法師以甚深法界心境為宗」：以這個他說法界甚深心境為宗。心，就是我們現前的一念真心；境，就是境界；這個甚深法界，就是個境；這個心，就是我們這個一念的心。其實，一念的心，也就是這個甚深法界，甚深法界也沒有出去現前這一念真心，啊，這叫啊，心境不二的；為宗，作它的宗旨。這是說啊，「法界門中義分為境」：這個在法界門呢，這個義，有這個義理呀，這個分，這個就叫境界，在法界門中。

啊，前幾天有一個人來，啊，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」，啊，我問他什麼叫法界？他不認識？那麼今天呢，這個人如果若來聽的話，啊，就會明白這個法界了。為什麼呢？今天呢，就說明白了，這種的法界門中的義，啊，就是作為境。

「諸佛證之，以成淨土」：那麼一切諸佛，這個諸佛呀，不是一位佛、兩位佛、三位佛，這十方三世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一切諸佛；他啊，證得這個法界的義，這種境界，那麼這就是淨土。這個本來是個土字，但是啊，在這個佛經上應該讀成一個土字(ㄉㄨˇ)，淨土。

有的沒有讀過書的人，啊，沒有什麼學問的人，啊，就說淨土(ㄉㄨˇ)法門呢，淨土法門，這不是淨土法門，是淨土(ㄉㄨˇ)法門，國土(ㄉㄨˇ)，這個字應該啊，讀成這個去聲。

「法界即是一心呢」：那個法界門中的義，諸佛證成他的淨土。究竟法界是什麼呢？**法界就是一心**。法界雖大，沒有超出我們現前一念心，這現前一念真心，啊，就是法界性。所以在這個華嚴經才說，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啊，這個法界性，都是「心」造成的，你若沒有心，就沒有法界了，所以這個法界就是現前一念的真心。

這一念真心呢，「諸佛證之以成法身」：諸佛呀，證得這個法界的真心了，所以呀，就是諸佛的法身，這個法界。「是故初品中云呢」：所以呀，在最初這一品裏頭就說，「無盡平等妙法界」：這個法界有沒有窮盡呢？沒有窮盡的，所以說呀，無盡平等。

這種法界呀，它不是說，啊，你有你的法界，我有我的法界；你的法界大一點，我的法界就小一點。啊，不錯，你有你的法界，我有我的法界，法界和法界都是平等的，無大無小，這種啊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眾生。

在這個平等法界裡，眾生是沒有成佛的眾生；佛是啊，已經成佛的眾生。那麼佛成佛呀，也是自度自覺。那麼眾生成佛，也是自度自覺。所以說，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眾生」。

「無盡平等妙法界呀」：沒有窮盡無量無邊這個平等的妙法界呀，不可思議這個法界。嗯，「皆悉充滿如來身」：這個法界呀，啊，和如來的身是合而為一的。如來的身也就是法界身，法界也就是如來的身；法界雖大，沒有出去這個佛的身，佛的身是無在無不在的，這是佛的法身，所以說啊，皆悉充滿如來身。

「末後明入法界品」：在這個末後啊，那個入法界品，在這個**華嚴經**入法界品，它也這麼說，嗯！啊，它說，「故知唯以法界為宗」：因為前邊所講這

個種種的道理，所以呀，這一部經啊，是以法界為宗！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31-024

三有說以緣起為宗，法界緣起相即入故。

四有云以唯識為宗，經說三界唯一心現，心如工畫師故。

第三呢，又有的法師說，說這個是「以緣起為宗」：說是啊，諸法從緣生，所以呀，以緣起為宗。這個「法界的緣起相即入故」：這個緣起，就是法界；法界，就是緣起；所以呀，它以緣起為宗，這也就是啊，前邊所說的那個緣起相由門道理。

「四有云以唯識為宗」：第四又有這個法師說啊，以這個唯識，作為呀，他的宗旨。「經說」：在經上說，「三界唯一心現」：這個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三界，唯一心現，都是啊，在這個現前的一念真心所現。「心如工畫師故」：這個心呢，我們人這個心，就好像一個那畫畫的人一樣。這畫畫的人呢，他能畫出來種種的畫，畫山水呀、畫人物啊、畫禽鳥啊、畫魚蟲啊，啊，什麼他都可以畫，所以前邊才說，「一切唯心造」。這個心呢，就像一個畫畫的人呢，能畫種種的形形色色的，所以他以唯識為宗。

那麼無論是你以緣起為宗，以唯識為宗，啊，都各有它的道理，各有它的宗旨，各有它的聰明處。眾生，每一類的眾生，都認為他自己是聰明；其實呢，他自己愚癡，自己看不見，自己不知道。

佛看一切眾生，都在這個世界上啊，顛顛倒倒，求名、求利！那麼眾生呢，自己認為自己就沒有顛倒，啊，是最聰明。這就好像什麼呢？好像啊，我們人看那個螞蟻，啊，那螞蟻呀，牠把牠這個蛋，搬來搬去，搬去又搬回來，

一天到晚呢，忙的不得了，白天牠也忙，晚間牠也忙，牠認為呀，牠這個辦法是最聰明，其實在人來看，牠是很笨，一個小動物，在那啊，那麼樣的忙！

這個佛呀，看我們人也就像這一個小動物啊，像個螞蟻那麼忙一樣。一天，啊，為什麼忙呢？就為吃飯忙、為穿衣服忙、為住的地方忙，啊，衣、食、住這三個問題呀，忙的不得了，也就好像那螞蟻沒有什麼分別，不過我們人不知道？你若說他，啊，是顛倒，他很不高興！

所以就在這個醉生夢死，顛顛倒倒裏頭過生活，還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啊，這個畫，畫的越畫越好看，那麼畫出來的這個畫，哦，那是無窮無盡的！

五敏印二師同以因果為宗，謂此經廣明菩薩行位之因，及顯所成果德，下文不離此故。

六遠法師以華嚴三昧為宗，謂因行之華能嚴佛果故。

「五敏印二師」：就是敏法師，和印法師，前邊都講過了。這兩位法師，是「同以因果為宗」：他以這個菩薩行位的這個因，和顯明啊，所成這種的果為宗。所以他說啊，「謂此經廣明啊」：此經，就是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；廣明，就是啊，詳細推廣而說明啊，這「菩薩的行位之因」：菩薩在因地修行啊，這種一步一步的這果位這種的因。

「及顯所成果德」：和啊，顯露出來這個菩薩一步一步所修的，成就的這種的無上妙果這種的功德。「下文不離此故」：下邊呢，這一段文，啊，是說下邊說明了那個文呢，啊，和這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第六，是「遠法師」：這個遠法師啊，以「華嚴三昧為宗」：以這華嚴的定啊，作為他的宗旨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說，「因行之華」：在因地所修行的

這種的華；華，也就是啊，這種修行的功德，「能嚴佛果故」：能啊，莊嚴這無上的佛果這種的緣故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32-025

七笈(4一)多三藏以四十二賢聖觀行為宗，說其行位，令成觀故。

八有說言以海印三昧為宗，逆順理事，乃至帝網，如海波澄，一時現故。

第七呀，是這個「笈多三藏法師」：三藏呢，就是經、律、論；他既通經、又修律、又講論，所以呀，叫三藏法師。「以四十二賢聖觀行為宗」：四十二賢聖，就是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，那麼這叫四十二賢聖；觀行為宗，在這個修行啊，以觀行，修觀，啊，怎麼樣修行這觀法為宗。這是說什麼呢？說其行位，令成觀故：就說啊，有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在每一個位置上，都啊，使令他成就這種觀法；這觀法，也就是啊，得到三昧，得到這種的三昧。

「八有說言」：有人呢，是這麼說，「以海印三昧為宗」：海印，這個海印發光。以這個大海的波澄清了，那麼一切萬物都現出來，以這個為宗。「逆順理事」：無論是這個逆，無論是順，以這種啊，理和事，「乃至帝網」：乃至於啊，這個帝網啊，這個門。「如海波澄啊」：就好像那海沒有波浪了，啊，澄清了；在這海沒有波浪澄清的時候，這個「一時啊，俱現」：同時啊，這一切萬物的景象啊，都現出來了。

九光統律師以因果理實為宗，以因果是所成行位，理實是所依法界故。

十賢首以前各互闕故，總以因果緣起理實法界以為宗趣。

這第九位法師啊，「光統律師」：光統律師啊，他啊，「以這個因果理實為宗」：這是說的什麼道理呢？他是說的「以這個因果是所成行位」：你這個菩薩修因證果，啊，你修這個因，才能有所成就你的這個地位。「理實是所依法界故」：這個理實呢，什麼叫理實？理實，也就是個實理。那麼這個理呀，實實在在的理，是所依的法界故，就是啊，這個法界，這個理實也就是法界的別名。

第十啊，這個「賢首」：賢首啊，就是華嚴宗的這個法師。在他這個「以前呢」：就是從光統律師向前去推，「各互闕故」：這個以前呢，所立的宗旨，都是不完全；不是這一個道理少了，就是那一個道理少了，所以呀，各互闕，都是不圓滿的。所以這個才用這個「總以因果緣起理實法界以為宗趣」：所以把它總起來，啊，用這個因果，和這個緣起理實法界，以為啊，這個經的宗趣。

謂前之二師但得所依法界，三四二師但明緣起，五六唯明因果，七唯因修，八唯果用，並皆互闕。

故賢首意取光統，而加緣起法界之言。

這是所說啊，為什麼說它互闕呢？就因為所說啊，這個前邊這兩位法師，他們所講的道理，就是啊，「只得到所依法界」：依所依法界這個道理那麼立出宗來，這個所以他們說啊，以這個無礙法界為宗，以這個甚深法界心境為宗，那麼他這依照法界那麼立出這個宗旨。

「三四二師但明緣起」：他們所講的是以緣起，以緣起法界為宗。「五六唯明因果」：以因果為宗。這個第七個，就是以啊，因修，修因證果為宗。第八呢，他顯出果上的用，為他的宗。「並皆互闕」：啊，他們每一個宗啊，這個道理都不圓滿，都有所缺欠；因為不圓滿，所以就不能用它們。

「故賢首意取光統」：所以呀，這個賢首國師，他呀，他的意思，是用這個光統律師這個宗旨，並且加上啊，「緣起法界」：為這華嚴經的宗趣。

由光律師以因果即緣起，理實即法界，故不開之。

賢首以因果是緣起中別義，理實是法界中別義，故加總名。

因為光統律師以因果呀，他就認為是緣起，理實啊，就是法界，所以他不把它開開，不啊，完全說出來。那麼「賢首以因果是緣起中別義」：賢首國師啊，他啊，所見的這個道理不同的。他因為啊，說這個因果是緣起中的一個另外的意思，「理實呢，是法界中的別義」：那麼這個理實啊，這個真理呀，真如的實理呀，也就是法界中的一個另外的意思。「故加總名」：所以呀，他把它加到一起，給它一個總起來，為一個總名字，加了進去，所以他以這個因果緣起理實法界為宗。

以法界有事理及無礙故，緣起體上之用故，所以加之。

以法界有事、理及無礙故：因為這個法界呀，有四種法界，有事法界、有理法界、有事理無礙法界、有事事無礙法界，有這四種的緣故。那麼這個理實呢，只是一種，所以呀，這個「緣起體上之用故」：這是一個在這個體上的一個用，這個緣起，所以呀，加之，所以呀，把它加到一起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33-026

你們各位天天呢，研究這個佛法，研究這個真理，研究我們人生的問題。人生有什麼問題？人生有生死的問題。什麼叫真理？真理就是法界。什麼叫佛法？佛法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現前這一念的心。我們把這些個問題研究明白

了，就不會顛顛倒倒的，就不會醉生夢死了；啊，就把人生的所應行的道路找著了；啊，所不應該行的道路撇去了，不要它。

那麼在昨天晚間，果護講這個lecture是很有道理，啊，難怪這個他們都說他入流了；那麼果然呢，他這個辯才是很無礙，啊，講的，啊，事理圓融，是很有道理的。那麼人人呢，都像他這麼研究去，這是很好的，他講的比我講的都好！那麼不單他，我相信有很多都比我講的好；但是還都啊，不願意把這個真正的道理呀，發揮出來；我希望每一個人呢，都比果護講的更好！

啊，我們這些個人，你說是世界的聰明人，是世界的愚癡人，你們自己想一想！一般的人都是去求名求利去，我們在這，啊，忍苦耐勞這麼來學習佛法！你看，每一天晚間這個講經法會都有很多人來；到我們這來，都是啊，循規蹈矩，都是特別守規矩的人，可以說是世界最優秀的人。你不要看我們這個法會是很簡單的，現在整個世界上，你找不出第二個道場像我們這麼去認真來研究佛法的。你無論到任何的國家去找去，沒有的！

天天來忙裏偷閒，研究這個真理，人生的問題，啊，也不求名，也不求利，啊，在這個這麼再苦也不怕，再困難也不怕，啊，我們都啊，願意受苦。所以我們這所有的人，啊，連居士，在出家人，多數都是一天吃一餐飯。在這個國家，這物質豐富的不得了！我們還願意這麼受苦，也不吃肉，願意這麼來修行，這是很難得的。你走遍全世界，再找不著第二個地方有我們這一班人這麼樣子，這麼樣去求法的，有這種誠心。你看，有幾個人呢，聽法還跪著聽！

以前我在Sutter街那時候(一九六三年)，那個來聽法的，你說他們怎麼聽啊？他們不是躺那個地方，再不把腳放到桌子上，再不然呢，就坐到桌子上，啊，或者，啊，頭衝下，腳衝上，啊，或者在那個樓板上睡覺，那時候，你看，哦，我一看，簡直不能睜眼睛看那班人，一看那班人呢，啊！怎麼聽佛法這

樣子呢？現在這一班人呢，啊，是比以前是好的多了，雖然有幾個還是很昏沉的，因為我們起身起的早，啊，四點鐘就起來了，到晚間呢，十點鐘才休息；這是很難說的，這是不可說不可說的，哎，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！

那麼所以方才我看見有好幾個人，啊，就去和周公啊，談話去，那麼這個也是比以前好的多了！還有和周公談話？沒有了。孔子以後老了，他說，哎呀！甚矣！哎呀，吾衰也！我老囉！久矣！吾不否夢見周公，這很久很久了，我不再作夢夢見周公，所以說是啊，和周公去談話，就是作夢去。

有人就說了，說，你天天，你們這樣子愚癡，在這研究佛學，這有什麼用呢？啊，不吃飯能不能飽呢？啊，不穿衣服可不可以呢？啊，你們這班人這麼蠢！這麼愚癡！啊，在這研究這一個沒有用的道理！啊，不錯，你看著是沒有用，其實我們這個用啊，**老老實實講一句真話，比任何的用都大！**我們能以呀，把這個世界轉危為安，啊，真正啊，把這個世界變成和平。

這個世界若有一個地方，真去研究佛教的道理，大家想要啊，做一個聖賢，啊，想要修行成佛，成菩薩，成阿羅漢，這個世界上一定是平安；若一個人沒有研究佛法了，啊，這個世界就完了！所以我們現在這麼多人來研究佛法，一定把這個，為什麼我對你們講說三藩市一定不會地震？啊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我們這研究佛法呢！我們這研究佛法，就根本就不准它地震！

這個天龍八部都在這保護著，不但保護著我們，保護所有他們沒有來研究佛法的人，也保護他們。因為什麼？這叫**借光**！藉著我們這個研究佛法的光。說，我不相信這個道理？你不相信這個道理，等你死了之後，你就相信了；但是可是晚了，我老實告訴你們！

二申今解者，依後二師，而頗為改易；若取言略攝盡，應言法界緣起不思議為宗；若取言具，於第十師加不思議。

「二申今解者」：第二啊，申明了現在這個解法，這個解釋。「依後二師」：就依照啊，這光統律師，和這個賢首大師，「而頗為改易」：那麼給它更改了一點。頗呀，就是不太多，改了少少。「若取言略攝盡」：若是啊，簡單來說，攝盡，他攝盡這個道理。「應言法界緣起不思議為宗」：應該說啊，是法界，和緣起，都是不思議，以這個法界不思議，緣起不思議，用這種的道理呀，來作為宗旨。

「若取言具」：若是具足了說，也就是啊，詳細來說，就應該呀，像這個賢首國師所說這個是因果緣起，理實法界不思議為宗。所以呀，若是具足了言，就在這個第十，賢首國師，加上啊，「不思議」這幾個字。

此則攝一總題，理實即大方，緣起即方廣，法界總該前二，因果即佛華嚴，觀其總題，已知別義。

為什麼用這樣一個名字呢？作為經題呢？作為這個經的宗旨呢？啊，「此則攝一總題」：因為這個宗旨啊，就包括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個全題呀，都包括了。

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這個理實啊，就是大方；大方，就是理實；所說這個理實，就是大方，啊，這個真如的理呀，是**大方**。

「緣起即方廣」：這個緣起的意思啊，就是**方廣**兩個字。那麼這個大方廣，就包括呀，這個理實，和緣起了。

「法界總該前二」：這個法界呢，就是前邊這個「大方」，和「方廣」啊，

合起來，啊，總包括起來，這大方，方廣，前邊這兩種。

「因果即佛華嚴」：因果，就是啊，用這個萬行的因華，莊嚴無上的果德，所以呀，這就是**佛華嚴**。

「觀其總題」：你看一看這個經的總題，「已知別義」：那麼它其中的特別的道理，你也應該知道了。

而法界等言，諸經容有，未顯特異，故以不思議貫之，則法界等皆不思議，故為經宗。所以龍樹指此為大不思議經，斯良證也。淨名但明作用不思議解脫，蓋是一分之義未顯法界融通等不思議，故不同也。

「而法界等言」：就前邊所說這個理實、緣起、因果、不思議等等的這個說法。「諸經容有」：這個法界呀，在一切經典上，或者有說，這個容有，就是容或有說的，或者有講過這個法界。但是沒顯出來呀，這個法界的特異點，它這個特異的地方。那麼沒顯出特異的地方啊，那麼就是很平常，不是不可思議。那麼現在呢，啊，所以就用這個「不思議貫之」：貫之啊，就好像把它貫穿起來，下邊呢，加上一個不可思議，這個貫之。

「則法界等皆不思議」：因為用這個不思議，啊，不思議這個道理，來把它貫穿起來。所以呀，前邊那個理實也是不可思議，緣起也是不可思議，因果也是不可思議，法界等都是不可思議。「故為經宗」：所以呀，用這個**理實、緣起、因果、這個法界、不思議**，作為啊，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這個宗旨，一個宗趣。所以「龍樹指此」：因為這樣子，所以這個龍樹啊，菩薩，他指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「為大不思議經」：這是一個大不思議經。

那麼說有大不思議經，還有小不思議經嗎？啊，沒有的，這不思議就是大。那麼有的經啊，它這個意義沒有圓滿，這個雖然不思議，但是啊，沒有圓滿，

它是只是個作用。啊，「斯良證也」：龍樹菩薩都這樣讚歎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所以這個是一個最好的證據，最好的證明。

「淨名但明作用不思議解脫」：淨名經啊，也講這個不思議，它是說這個經的「作用」，講的這個用不思議解脫，有這種的道理。「蓋是一分之義」：那麼這個是僅僅就啊，一部份這個道理，一部份這個義理。

「未顯法界」：它沒有顯明出來這個「法界融通等」：啊，這個法界呀，互相融通；事法界、理法界、事理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，這種的圓滿融通互相無礙這種的道理，它沒有顯出來。

「等不思議，故不同也」：因為它沒有這麼圓滿顯現出來呀，那麼表現出來啊，所以和這一部的義理是不同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35-028

若就題中分體宗用，則以理實為體，緣起為用，因果為宗，尋宗令趣理實體故，法界總攝上三。

今釋前義，略分為二，一釋名，二顯義。

「若就題中分體宗用」：假設你若是啊，在這個經的題目裏邊，啊，你分別哪是經的體？哪是經的宗？哪是經的用？哪是，這個題目的體？哪是，這個題目的宗？什麼是這個題目的用？那麼這就啊，用這個理實作為呀，這個經的體；緣起呢，就是經的用；因果呢，就作為這個經的宗。

「尋宗令趣理實體故」：啊，你若研究這個宗趣，這個宗旨，使令啊，它趣向這個理實的本體。你若這樣子，那麼等這個法界呢，「法界總攝上三」：

法界啊，就攝這個體、宗、用，都包括了，這法界。

「今釋前義呀」：現在再解釋前邊這個義，這個道理，「略分為二」：還把它呀，分開兩門。第一呢，就是「釋名」：講一講啊，這個名。第二呢，第二門呢，「顯義」：顯出這個道理。

今初，法界名體廣如本品，今略申其二，一事法界，二理法界，二法俱含持軌，二界則性分不同，互用皆通。

「今初，法界名體」：現在呀，先講這個法界，啊，釋名。這個法界呀，就是個體，「廣如本品」：那麼你若是詳細研究它，就好像這個法界品呢，所說那個道理。「今略申其二」：現在啊，略略的把它申明了為兩個門；啊，第一，就事法界門，講這個事法界；第二呢，就講這個理法界。

「二法俱含持軌」：這個法呀，這兩種法界的法呀，就表示包含，持，執持；軌，依照這軌則去修行。「二界則性分不同」：這兩種界性分不同，這個性，意思啊，就不同，不一樣。「互用皆通」：你若互相啊，來用它呢，可還都互相通的。

為什麼呢，這個互相皆通呢？你若說這個不壞性相，這就是理法界，這個性義名界；事法界呢，分義名界；你這個理法界就是講性義；事法界呢，就講分義，一分一分的道理。如果你若是性相交徹，性即是相，相即是性，性相啊，無礙，性相交徹。那麼這個事法界，理法界，都是互相啊，來通用，不可執著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36-029

二顯義中曲有四門。

第一別開法界以成因果，謂普賢法界為因，遮那法界為果，是故因果不離理實法界。於中十事五對，即五周因果。一所信因果，二差別因果，三平等因果，四成行因果，五證入因果。下當指文，而此因果，互為宗趣。

第二啊，是顯這一部華嚴經的這個義理。則顯華嚴經的義理，「曲有四門」：這個曲呀，就是不是直的，那麼有多少勉強的意思，但是也可以講的通，所以曲有四門，有四種門。

第一，「別開法界以成因果門」：那麼別開這個法界，以成就啊，這個因果的道理。這是怎麼說的呢？是說，「普賢法界為因」：普賢呢，菩薩，他的法界，就是啊，菩薩修因的一個法界。「遮那法界為果」：遮那呢，就是毗盧遮那佛。佛的法界呢，這就是果法界。「是故因果不離理實法界」：因為這種的道理，所以這個因果呀，也不離開這個理實的法界，因果法界，不離開理實的法界。

「於中十事」：在啊，這裏邊分出十種的事。「五對」：那麼十事，五對，五對是什麼呢？「即五周因果」：就是啊，華嚴經所講的這五周因果。啊，這五周因果都是什麼呢？第一，就是「所信的因果」：啊，因果一對。第二呢，差別因果一對。諦三呢，平等因果一對。第四啊，就是「成行因果」：相對著；成行，修行而成就的這種道業。五啊，就是「證入因果」。

「下當指文」：在下邊呢，就指明了這個經文的所說的這個五對的道理。「而此因果，互為宗趣」：而這個因果呀，就互相為宗，互相為趣。怎麼說互為宗趣呢？這個互為宗趣有兩種的意思。第一的，就是五周都是以因果呀，為其宗趣。假設你若以修因為宗，那麼就得果為趣；你若是在果上說，以果來作宗，就是令啊，這個修因為趣；這是啊，五周因果來講這個意思。

二者，「所信因果為宗」，令得差別因果為趣，這第二個意思。你若是用這個差別因果為宗，啊，那麼就成就啊，這個所信為趣；你若是用這個差別因果為宗，使令啊，得平等因果為趣；你若是用這個平等因果為宗，就啊，融這個差別因果為趣；你若是用平等因果為宗，使令啊，修行成就這個為趣；你若是用這個修行頓成諸行為宗，令啊，那信這個平等為趣；你若是用這個成行為宗，令證入為趣；你若用這個證入為宗，啊，使令修行的忘了這個證修行為趣。所以說呀，是互為宗趣。

一經始終不離因果，故但因果為宗，不違所依法界。

在這一部華嚴經啊，從開始到終了，「不離因果」：都啊，所說的和這個因果的道理相合。所以呀，「但以因果為宗」：用這個因果為宗，這個呢，這並不違背這個所依法界這個道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37-030

第二會融因果以同法界，法界門中亦有十事五對互為宗趣。一教義相對，謂舉教為宗，顯義為趣；或以義為宗，顯教為趣，以辨義深令教勝故。二人法相對，舉人為宗，令知法為趣；舉法為宗，令得人為趣。

這個第二啊，「會融因果」以同法界：會，就是，會融，也就是融會；融會，就把它合到一起。融會什麼呢？會融這個因果，「以同法界」：和這個法界啊，啊，把它融會到一起。「法界門中」：在這個法界門呢，中，門的裏邊，「亦有十事」：也啊，分出來十事；「五對」：五啊，種對。「互為宗趣」：互相啊，可以為宗，可以為趣。

什麼呢？「一教義相對」：這第一呀，就是教義一對，啊，教，對著這個義，相對的。這說的什麼呢？「謂舉教為宗」：假設說這個教，作為啊，宗旨。

「顯義為趣」：就顯出啊，這個義理，就是它所趣向。

「或以義為宗」：那麼假設或者你若用這個義來為宗，不用這個教來為宗。

「顯教為趣」：這個顯出啊，這個教理來啊，這是為一個所趣向。那麼教義怎麼樣啊，講，都啊，有道理。

「以辨義深令教勝故」：那麼以辨明了這個義理的深奧，啊，不可思議的境界；令教勝，令這個教啊，也顯出它殊勝的教來，和啊，普通的教不同，這是啊，第一。

二呢，「人法相對」：人呢，和法來相對著。「舉人為宗」：假設若舉出這個某一個菩薩，啊，或者佛，為宗；這都是假設之詞，並不是一定的。啊，所以你們聽了，不要以為就是這樣子，這就是啊，說這個道理。「令知法為趣」：那麼舉人為宗啊，令這個人知道這個有法，有一種法呀，他可以趣向去修行。

「舉法為宗」：假設，啊，舉出來這個法呀，作為宗旨的話，「令得人為趣」：令啊，你法呀，就是怎麼殊勝，你若沒有人呢，你這個法根本就沒有用的。

「人能啊，弘法，非法弘人」，啊，人能啊，修行，不是啊，這個法能修行。這個法，只是啊，因人而設的；如果你人不修行，這個一切法呀，都是沒有用，所以呀，得人為趣，為趣向。

三理事相對，舉事意令趣理故，舉理意在融事故。四境智相對，舉所觀境令成觀智故，舉修成智令證同真境故。五因果相對，舉彼因修令證果故，舉其勝果勸修因故。五對別明，是宗之趣，五對相即，為宗即趣。上五周因果不離此五對之法，即事理法界，況因果無性，當體同真，所以但用法界為宗，亦不違因果。

第三呢，是「理事相對」：理，就是真理；事，事相。那麼舉出這個事意，「令趣理故」：啊，那麼提出來啊，說明了這個事的這種道理，這種意義。位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先叫它趣向這個真理的緣故。「舉理意」：若是啊，提出來這個理的這個意義，這個道理，「在融事故」：也啊，以這個理來融會這個事。

「四境智相對」：第四對的就是境智相對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就說的，「舉所觀境」：所觀呢，觀察的這個境，「令成觀智故」：啊，觀這麼一個境界，令成就啊，這個觀智。好像，啊，你人呢，若是想要得天眼通，先呢，觀，觀這個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，這個五色；觀這五色，為什麼呢？就想要得這個天眼通。那麼久而久之，你這天眼通就得了，這是啊，**觀智成就了**。

你觀這個五色，這就是一個境；你等這個天眼通這個智慧成功了，這成就這個智。你若想得天耳通，啊，你先要啊，聽這個種種的聲音，聽這個馬聲啊，牛聲啊，象聲啊，啊，這種種的聲音，鳥聲啊，啊，**要作這種觀想**！觀來觀去，你這個觀智成功了，啊，就得了天耳通了，這就成就這個觀智。所以呀，這就是啊，舉這個觀境，令成觀智故。

舉這個修成的這種觀智，「令證同真境故」：啊，使令啊，證得啊，這個真如的這種境界。

「五因果相對」：第五是因果相對。「舉彼因修令證果故」：啊，舉出來啊，這個因，啊，令人修行。修行做什麼呢？也就令他將來會證果。這「舉其勝果勸修因故」：又啊，啊，舉出這個殊勝的這種啊，果。譬如妙覺了，啊，等覺，妙覺，就是勝果勸修因故，所以說，你現在應該好好的修行，在這個因地修行，你將來就會成佛了，證得呀，這個妙覺的極果。啊，他一聽，喔！現在修行，將來可以證得妙覺極果！於是他就發菩提心了，修道了，修道，將來，啊，功德圓滿了，這個三覺圓萬德具了，啊，就證佛果了。

「五對別明」：這個五個對呀，那麼特別明顯的說出來，「是宗之趣」：這個就是宗的一個趣向。「五對相即」：這五對呀，若是相即，「為宗即趣」：這個若相即呢，就是它宗，也就是趣。

「上五周因果」：前邊所講那個五周因果，「不離此五對之法」：那麼都離不開這五對呀，這個法，「即事理法界」：這個就是事理法界。「況因果無性」：況且這因果它本來也是無自性的，「當體同真」：它當體呀，和真的一樣的。「所以但用法界為宗」：所以呀，但用這個法界作為宗旨，啊，「不違因果」：也啊，不違背這個因果的道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38-031

我們學佛法的人呢，為什麼沒有什麼成就呢？就因為像(韓光仙)說的，向前走一步，向後退了四步。啊，一天精進，兩天精進，到三天的時候，啊，就懶惰起來。一個月精進，二個月精進，等到三個月的時候，也就懈怠下來。一年精進，二年精進，到三年的時候，啊，也就要休息休息。因為這種種的問題，啊，所以這個道業總也不成就，啊，修什麼法，啊，也沒有什麼感應；啊，就因為啊，要休息。

我們修道，這個飯可以不吃，道可以不修；我們修法，飯可以不吃，這法可以不修；啊，我們坐禪，飯可以不吃，我們禪可以不坐；啊，我們練習坐單，也是這樣子，啊，飯可以不吃，那麼這個坐單可以不坐。那麼你若能以這麼樣子不間斷去用功，一定會有所成就的；你一間斷，就啊，啊，一間斷，就不成就了。

好像你呀，啊，燒那個鐵似的，你想把這個鐵呀，接起來，你必須要把它燒熱透了，然後，啊，再一起，一砸它，它能黏到一起；沒有熱，啊，剛剛要

熱，你就想要黏它，是黏不到一起。啊，又好像什麼呢？安電燈，你這個電燈啊，電線，啊，都安好了；你若不接那個電線，不把陰陽電線接好了，啊，你就單一條電線，它不過電；必須把兩條都接上，才能過電，才能啊，發生作用。我們修道和這是一樣，你必須要啊，啊，誠心到極處，啊，修行，用功，然後啊，你才能大放光明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39-032

第三法界因果分明顯示亦有十義五對。一無等境，此有二位。一在纏性淨法界為所信境，二出纏最清淨法界為所證境。二無等心，此亦二義。一大菩提心，為普賢行本故。二信悲智等，隨行起故。

是講「法界因果分明顯示門」：那麼這一門，講的法界因果分明顯示，很明顯的那麼顯示出來這一門。這一門呢，也有「十義五對」。

第一個對，就是啊，「無等境」，此有二位：那麼在這個裏頭分出無等境，這個淨裏邊分出兩個位子來。第一個位，就是說的「在纏」：在纏呢，「性淨法界為所信境」：在纏，就是一般的凡夫，沒有破這無明，被這個貪瞋癡所纏，纏繞著。那麼在纏呢，但是你性，也是個清淨，這個法界為所信境，這個性淨法界呀，作為這個在纏的凡夫，一個所信的這個境界。

「二出纏最清淨法界為所證境」：出纏呢，就是證果的聖人了。出去這個三界，三毒，啊，那麼所以說是最清淨法界。這個最清淨法界，就是出去啊，這個纏縛了；因為他出去纏縛，所以呀，叫最清淨法界。為所證境，這是啊，這個他所證得的一種境界。

「二無等心」：前邊是無等境，無等境啊，也就是這個平等的境界。無等心，啊，就是這個平等心。「此亦二義」：這也有兩種啊，的意思。

第一的就是「大菩提心」：發大菩提心呢，「為普賢行本故」：這個大菩提心就是修普賢呢，這個行的這一個根本的心，所以叫無等心。

第二呢，「信悲智等，隨行起故」：相信呢，這個悲智，悲，就是大悲；智，就是智慧。那麼大悲，就有這個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心；這個智，就包括這個大圓鏡智、妙觀察智、平等性智、成所作智。隨行起故，這都是啊，隨著這個修行，而能生出來啊，這種的悲和智。

三無等行，此亦二義。一差別行，各別修故。二普賢行，一即一切故。四無等位，此亦二義。一行布位，比證別故。二圓融位，一證一切證故。五無等果，此亦二義。一修生果，今始成故。二修顯果，本自具故。

這第三呢，叫「無等行」：這個無等行啊，也有兩種的意思。第一，是「差別行，各別修故」：啊，第一個就是八萬四千種行門，你呀，每一門，各別的修行，才能證得，才能成就。二，是「普賢行」：這普賢菩薩這個大行。

「一即一切故」：你把一種行門修成了，那麼一切行門也都會成就了，所以叫一即一切。你只要修專一了，你專一一個行門成功了，其餘的行門也都成功了。

「四無等位」：這個位，是平等的。「此亦二義」：這也有兩種意思。第一，就是「行布位，比證別故」：行布，怎麼叫行布呢？在前邊呢，已經講過這個行布了，啊，我不知道啊，還有人記得沒有人記得？這個行布圓融前邊都講過了，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講過，有人知道什麼叫行布嗎？什麼叫圓融嗎？

佛法，不是啊，照著一個道理來講。誰有什麼見解，對這個經文，對這個道理，有什麼意見，都可以拿出講一講。若單聽一個人講啊，自己沒有意見，那始終啊，不是自己的，自己沒有得到。一定要自己真明白這個道理了，然

後那才算有所得呢！「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」。

講經，要敷小座，這個敷小座的敷法，就是每一個都要講；這是講啊，法師所講的這個看各人呢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發揮。那麼現在不是叫你們作偈頌，就是啊，不過講一講這個意思，但是啊，啊，不要嚇的就背後都出汗了，那麼樣子厲害，啊，也不要啊，戰戰兢兢那麼緊張！你們各人呢，所講的都有一點道理，都是沒有差十萬八千里。

講一講啊，我在研究佛學的時候，講這個**教觀綱宗科**時，啊，我，那個監學法師一抽著我的籤呢，我就給他講了很多！我說這一句法師怎麼樣講的，我的看法又應該怎麼樣講！啊，再一個看法又應該怎麼樣！再一個看法又應該怎麼樣講！我給他講了五、六個這個意思，啊，把這個監學法師也講糊塗了，不知道這個我說的究竟對不對？他要再去問法師去；這個法師也是個不認字的法師，啊，他一問他，他也瞪眼睛！啊，也說不出，說可以不可以？哼！

啊，那麼這個行布啊，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行布。怎麼叫不礙呢？就是行布自有行布，圓融也有圓融。我方才問的是行布兩個字怎麼樣講？圓融兩個字怎麼樣講？這是個名詞，佛教的名詞，行布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這是說菩薩修道這個階段，啊，也就是啊，這個步驟，一步一步的，啊，這個步驟，這個行布。行布，是有先，有後，一定的次第。

譬如修十信位，然後到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；這一個位置，一個位置向前去修，這叫啊，行布。次第，這個行布又叫次第；就是啊，先後有一定的次第，這叫行布；就是菩薩修的這個果位，這一步一步的果位，這叫行布。

那麼圓融呢，圓融，就是初後相繼，我在前邊呢，已經給你們講過，不過你們都又給回來我。怎麼叫初後相繼呢？「初發心時便成正覺」，一開始一發

心的時候，就是成正覺的時候；成正覺的時候，也是初發心的時候。初，就是後；後，就是初；圓融，圓融無礙，這個沒有障礙。這種圓融的道理，是啊，啊，從十信，就是等覺，妙覺。怎麼這樣子呢？他圓融了，不歷僧祇獲法身嘛！這是圓融。

那麼這個第一呢，就是行布的位。行布的位呀，「比證別故」：比證呢，就是啊，比較。十信，十住，十行，十迴向，十地，等覺；這各有各的位，位置不同的，所以叫證別故，比證別故，比較起來所證得的這果位是不同的。

「二圓融位」：第二是圓融位。「一證一切證」：啊，你只要證初信了，啊，就可以到這個妙覺的果位了，這一證一切證，所以它圓融的。

「五無等果」：這果位呀，也是平等的。「此亦二義」。「一修生果，今始成故」：這個一呀，這一修生果，生生世世所修的這個果，這果位；就是啊，在這個初發心得時後，修行這果位；今始成故，現在呀，成就了。「二修顯果，本自具故」：第二啊，是這個修行，由修行才能顯出這個果位來；但是這個果位呀，本來就是具足的，本來就是啊，具足平等的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40-033

此上五對，各初句為宗，後句為趣。又上五中，初一真法界，二即緣起；又二三四皆緣起因，後一緣起果故。光統具用二義為宗無所違矣。

「此上五對」：在啊，前邊說這個五對十義，「各初句為宗，後句為趣」：前邊這一句啊，就是宗。後邊這一句呢，就是趣。啊，前邊這一句譬如所說的在纏，這個性淨法界為宗。那麼就是出纏呢，最清淨法界為趣。那麼以下這四對，其它的四對都是這樣子。所以前邊呢，這一句就是宗，後邊這一句就是趣。

「又上五中」：又啊，前邊那五個對裏邊呢，「初一真法界」：頭一個是一真法界；「二呢，即緣起」：就是緣起，這是一個講法。又，那麼二三四都是緣起因。後邊呢，那一對呀，是緣起的果。所以呀，這光統律師，「具用二義」：把啊，這個因果，和法界，這兩個意思啊，都用來，「為宗」：作為宗旨。「無所違矣」：就啊，不違背這一種的道理。

第四法界因果雙融俱離，性相混然，無礙自在，亦有十義。

在這第四門呢，講的是這個「法界因果雙融」：法界就是因果，因果就是法界，圓融無礙，所以呀，叫雙融。「俱離，性相」：性也不存在，相也空了。「混然，無礙自在」：這個時候啊，啊，你說它是性，它又是相；你說它是相，又是性，混然，這個混合到一起了，所以呀，叫俱離；也沒有性，也沒有相了，混然了。

無礙自在，雖然是混然，但是啊，性還是性，相還是相，那麼圓融無礙，啊，自在無礙，這種啊，一點也不需要造作。啊，什麼叫造作呢？就是不勉強，沒有一點勉強，嗯，自自在在的。這個自在，也就是無礙；無礙，就是自在。那麼事理融通，啊，法界因果，這無礙自在了。

「亦有十義」：這不是就這麼講一講這一個門，第四門這是說法界因果雙融距離，性相混然，無礙自在，不是這幾句話就把它說完了的；那麼也分出啊，十種的義理，來呀，解釋這個意思。

一由離相故，因果不異法界，即因果非因果也。此即相為宗，離相為趣；或離相為宗，亡(×´)因果為趣，下九準思。

這個亡字啊，讀(×´)，那麼亡啊，就是沒有。亡啊，(×尢´)，就是死了。所

以呀，不要讀(ㄨㄤ)，讀啊，(ㄨ)。這是啊，大學上啊，「而今亡(ㄨ)矣」，有的不懂的就說，讀而今亡(ㄨ)矣。它這個亡字，應該讀成一個(ㄨ)字。因為這個因果啊，不能死了，本來也不能沒有的，但是在這呢，是講一個理。

「一」：第一呀，「由離相故，因果不異法界」：因為沒有這個因果之相了，所以這個因果，也就是法界，和法界呀，沒有兩樣。因為它離這個因果之相了，離開這個相。啊，「即因果非因果也」：因為這個因果離相了，沒有因果之相，它就是法界，所以這個就叫啊，即因果非因果，雖然說是因果，但是沒有因果。啊，這個沒有因果，可不是撥無因果，因為這個因果本身呢，它離開相。

不是像那個，啊，變成狐狸，那個老修行，啊，人家問他，說這個大修行人有沒有因果否？啊，他就冒冒失失的，就，啊，也不加思索，沒有！啊，這個禪宗的這個口吻，沒有！啊，很厲害的！啊，這一個沒有因果怎麼樣？就墮了五百世作狐狸。這個作了五百世狐狸，以後啊，遇著百丈禪師了，這才啊，明白這個道理。

百丈禪師說，啊，問他，他問百丈禪師！說，我這個覺得沒有什麼錯誤啊？怎麼就墮落做作狐狸了呢？他問百丈禪師！百丈禪師說，你現在用這個問題來問我，看看怎麼樣？他就問，啊，說，這個大修行人有沒有因果？落不落因果呢？百丈禪師說，啊，大修行人不昧因果！不昧因果，就是明白因果，不是有沒有的問題！他明白了，那麼這個作五百世狐狸這個，啊，從此才把這個執著破了。破這個執著，才呀，又去作和尚了。

「此即相為宗」：這個呢，就是你若說這個用這個相為宗旨，「離相為趣」：離相啊，就是你所趣向的，所趣的地方。啊，「或離相為宗」：離開這個相了為一個宗旨。「亡因果為趣」：啊，你既然離相了，所以因果也就沒有執著了。這個亡啊，並不是說根本就沒有，就是把它沒有這個執著了；啊，沒有這個執著因果這個道理為趣。

「下九準思」：下邊這個九個意思啊，以這個為它的標準，為它的準繩，你想一想就會明白了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41-034

二由離性故，法界不異因果，即法界非法界也。

第二個意思，是說啊，這個性也離開。怎麼性會離開呢？這就是要你無礙，要你沒有執著，所以呀，離性離相。前邊那是離相，離因果之相，那麼有法界性；現在連法界性也沒有了，你也不要執著有這法界性。你執著有法界性，還是啊，不圓融，沒能無礙，沒能自在，沒能混然，啊，所以呀，要離性。

那麼離開性了，這法界性離開，「法界又不異因果了」：法界就是因果，和因果沒有兩樣的。啊，所以這說，這個法界，「即法界非法界也」：法界都給也空了，因果無礙，這法界也無礙，這是第二個意思。

三由離性不泯性故，法界即因果時，法界宛然，則以非法界為法界也。

四由離相不壞相故，因果即法界時，因果歷然，則以非因果為因果也。

這第三個意思，是因為啊，「離性不泯性故」：這個性啊，是不會壞的，所以說不泯，也就是啊，離性為宗；但是啊，這個性還不泯，不會泯沒(ㄇㄛˊ)的，不會沒有的，不泯性故。「法界即因果時」：這個法界呀，性，就是因果。「法界宛然」：那麼因為它不泯，所以宛然，離性，而這個性啊，也宛然存在，沒有啊，泯沒。

「則以非法界為法界也」：那麼這樣子講法，這就是啊，以非法界為法界，

還是法界。你說它不是法界嗎？還是法界；因為它宛然，本來是離了，但是還不泯。

「四由離相不壞相故」：這個相啊，是可壞的；雖然可壞，但是啊，現在也不壞，因為不壞相故。「因果即法界」：這個因果相啊，就是法界性。「因果歷然」：因為不壞這個相，所以呀，因果歷然，這因果之相啊，歷然；歷然呢，和那個宛然呢，那個宛然，也是個存在的樣子。歷然呢，就在那很明顯的，很清楚的，啊，還有這個因果，因為它這個因果相不壞。

「則以非因果為因果也」：這個呢，就是以在表面上看著，可是離開了這個相，但是啊，這個因果之相還沒有壞。所以說以非因果為因果也。

五離相不異離性故，因果法界雙泯俱融，迴超言慮。

六由不壞不異不泯故，因果法界俱存現前，爛然可見。

七由五六存泯復不異故，超視聽之妙法，無不恆通，見聞絕思議之深義，未嘗礙於言念。

「五離相不異離性故」：這個離相啊，不異離性故，和這個離性啊，沒有什麼分別。因為這種道理，所以就說，「因果法界雙泯俱融」：因果和法界啊，啊，都雙泯了；俱融，就是融通無礙了。「迴超言慮」：迴然呢，超出這個言慮；超出言慮啊，就是你沒有法子說，也沒有法子想。啊，「口欲言而辭喪，心欲緣而慮亡」，口啊，想說話，這個辭，言辭沒有了；啊，心裏想想一想啊，這個思慮也沒有了，這叫迴超言慮。

「六由不壞不異不泯故」：前邊所說這個不壞這個相；性，啊，也不異這個相，相也不異性，離相不異離性，這個種種道理，也不泯。這種的理論的原

因，所以這個法界呢，和因果，「因果法界俱存現前」：因果還仍然是因果，法界還仍然是法界，啊，俱存，都存在著。

為什麼說它都存在？就因為它不壞、不異、不泯，所以呀，仍然存在現前，俱存現前。「爛然可見」：那麼很明顯的，很燦爛的，啊，很容易看見的，這種道理，很容易明白的。

「七由五六存泯復不異故」：這個俱存，雙融，又不兩樣的緣故。所以「超視聽之妙法」：這種妙法呀，超出這個視聽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這種的妙法。「無不恒通啊」：沒有啊，時候不融通的，常常是融通的。「見聞絕思議之深義」：啊，你能覺得到，你能明白，啊，這種啊，絕思議，就是不可思議之深義，這個深奧的道理。「未嘗礙於言念」：可是啊，啊，它也不妨礙你所說的這個道理，和呀，所想的這種的義理，都不妨礙。

華嚴懸談卷二十四 Door06_042-035

八由法界性融不可分故，即法界之因果，各同時全攝法界，無不皆盡。

九因果各全攝法界時，因果隨法界各互於因果中現，是故佛中有菩薩，普賢中有佛也。

十因果二位各隨差別之法無不該攝法界，故一一法，一一行，一一位，一一德，皆各總攝無盡無盡帝網重重諸法門海，是謂華嚴無盡宗趣。

上之四門，初一即體之用，次一即用之體，三即體用雙顯，四即體用鎔融。

又初一即因果緣起，次一即理實法界，三即雙明，後一即不思議。

既以第四融前，則四門一揆。

故即照而遮，即遮而照，雙照雙遮，圓明一觀，契斯宗趣矣。

「八呢，由法界性融不可分故」：因為這個法界啊，性，和這個因果融通互相不可分。所以才說啊，「即法界之因果」：就是這個法界性，和這個因果的相，「各同時全攝法界，無不皆盡」：那麼因果和這個法界呀，同時，在同時啊，因果全攝法界，法界也全攝因果。在這個這種的法，啊，無不皆盡，那麼你看法界也沒有法界了，你找因果也沒有因果了；但是，因果，還是因果；法界，還是啊，法界。為什麼呢？它是融，性融了，啊，也不可分了。

「九因果各全攝法界時」：這個因果呀，各全攝法界的時候；「因果隨法界各互於因果中現」：這個因果呀，啊，在這個法界性裏邊呢，各互於因果中現，在這個因果中也現出法界，法界中又現出因果。「是故佛中有菩薩」：所以在佛的法身裏邊有菩薩；普賢的這個菩薩，這個法身裏邊也有佛，這互相啊，啊，融通，互相無礙的。

「十因果二位各隨差別之法無不該攝法界」：第十啊，這個意思，這個因果，因和果這兩個位置；各隨差別之法，啊，隨著啊，這種的法的，不同的法；無不該攝法界，沒有啊，啊，不包括這個法界。

「故一一法」：所以呀，每一種法。「一一行」：每一種修行的行門。「一一位」：每一種的果位，修行的果位。「一一德」：啊，和所成就的這種的德，修行的德行。「皆各總攝無盡無盡」：那麼這個法呀，和行啊、位呀、德啊，啊，各都啊，總攝，各包括；啊，你包括我，我包括你，無盡無盡，你呀，啊，分不清楚，無盡無盡，好像帝釋重重那個樣子。

「諸法門海」：一切法門海呀，啊，好像大海那麼深，你沒有法子啊，來窮

盡它，沒有法子來知道它的。「是謂華嚴無盡宗趣」：這個道理呢，就是華嚴經的無盡無盡，重重重重這種的宗趣。

「上之四門」：前邊所講這四個門。「初一即體之用」：前邊呢，那第一門呢，就是體，有體呀，之用。「次一」：第二門呢，就是「即用之體」：那個用的一個體。「三呢，即體用雙顯」：又啊，顯出這個體，也顯出這個用。「四即體用鎔融」：第四呢，就是體用啊，都融通了，融通到一起了。

「又初一即因果緣起」：又有一個道理呀，就是初的一門，就是啊，因果的緣起。「次一即理實法界」：那麼第二啊，就是理實法界的這個道理。「第三呢，即雙明」：也明這個因果緣起，也明這個法界理實，雙明。「後一即不思議」：最後那一門呢，就是不思議門。

「既以第四融前」：既然以這個第四門，啊，融會前邊呢，的三門，「則四門一揆」：那麼這四門呢，都是一樣，都是一樣的；一揆呀，是一樣。

「故即照而遮」：那麼照，就是覺照；遮，就是遮離。所以呀，這個覺照，也就是啊，遮離；在這個相上啊，叫離；在這個心呢，就叫遮；在這個法呢，為融；在心呢，就叫遮；在法，叫離開；在心呢，叫遮；在法呢，不壞；在心呢，就叫照。故，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即照而遮，這個覺照啊，也就是離遮。「即遮而照」：這個離遮呢，也就是覺照。

「雙照雙遮」：啊，這個性相啊，雙融；性相啊，叫雙離。「圓明一觀」：這種的觀法，是圓融無礙的一種的觀法。你得到這種的觀法了，「契斯宗趣矣」：你就啊，和這個華嚴經的宗趣啊，慧相契合了，就明白了。

明天呢，是觀音誕，那麼信佛的人呢，早一點來隨喜這個觀音法會；在明天這一天，念佛啊，念菩薩名，比這個平時啊，的功德，多有百千萬倍那麼多，

所以呀，不要把這個時間隨便空了就過去了！各位要特別注意這一點。有親戚呀，朋友啊，可以叫他們來隨喜這個法會，這個來呀，拜觀音菩薩，念觀音菩薩。

你說明天是什麼日子？聖誕，是成道的誕日，不是他生日。